

KUESHENGDUWU

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BUWENXUEMINGZHUDAODUCONGSHU

永恒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导读

杨咏梅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永恒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导读

杨咏梅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5 号

永恒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导读 杨咏梅 编著

责任编辑：胡宇红

责任校对：王立戎 史敏燕 喻小红 左倚丽

装帧设计：王 凌 封面设计：刘 洪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 91 千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500 册

ISBN7-5408-3096-4/G·2951

全套定价：480.00 元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三号

邮码：610012

电话：(028) 6672624

编者的话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少年而言，实属一大幸事。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操，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扩大自己的见识。

但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应该读些什么作品？尤其是应该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

我们这套《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这种阅读需要。

这套丛书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选取了一百部。对每部作品的内容、作者、艺术特色和精彩片断，编著者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评介。

这是一个美的世界。文学大师们那奇特的想象、动人的构思、富有生命激情的抒写，足以把读者带入这如醉如痴的美的世界。

这是一条欣赏美的捷径。我们的编著者用生动而又流畅的语言，细致地介绍了各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勾勒了这些名著的风貌，并且以自身丰富的文学涵养体察了名著中艺术心灵的律动。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捷径，遁入到文学大师那复杂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

这是一次诱发美的想象的契机。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纯粹的消遣，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激发我们的文学创造力。

荷马、屈原、莎士比亚、李白、杜甫、歌德、曹雪芹、泰戈尔、鲁迅等大师的作品，历经岁月

的考验，再一次向新一代青年敞开。这是一种幸福的过程。

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会聚在文学这里，抒情、吟唱、赞美伟大的时代。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为人民鼓与呼，把锋利的笔刺向黑暗的心脏。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一历史重任理当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

阅读名著，可以体会真正的文学精神。

倾心文学，可以描绘美好的生活。

千万名青年能从这里出发，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编者

1997年2月

目录

- 故事梗概〔1〕
- 作者介绍〔45〕
- 思想和艺术特色〔64〕
- 精彩片断〔106〕

《静静的顿河》
导读

故事梗概

《静静的顿河》共四部八卷。小说以哥萨克古歌——顿河悲歌开篇，把读者带进了顿河哥萨克悲壮的历史生活之中。

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在鞑靼村的尽头。老麦列霍夫·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父亲从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战争中带回了一个土耳其女人，就是后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母

亲。那一年，正赶上村中闹畜瘟，大家都纷纷传说是由于这个土耳其女人会使妖法的缘故，于是哥萨克们就活活把她打死了。土耳其女人留下一个男孩，即现在的潘苔莱，他长大之后，娶了一个哥萨克妻子，生了两儿一女。

如今已进入晚年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身子骨还很硬朗，但背略微有点驼，由于年轻的时候，参加沙皇阅兵典礼中的赛马活动，把左腿摔伤了，现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左耳朵上戴着一只半月形的银耳环，一直到老年，他的胡须和头发还是乌黑的，愤怒的时候常气得半死。这种情况使他漂亮的妻子伊莉妮奇娜提前衰老，成了一个胖老太太。

家中大儿子彼得罗已经娶了亲，他的妻子姐丽亚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彼得罗长得很像母亲，身材不高，麦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翘鼻子。小儿子葛利高里却像父亲，他比哥哥小六岁，而个子却比哥哥高出半个脑袋。他也像父亲一样，长了一只下垂的鹰鼻子和一双略微发蓝的扁桃仁似的热情的眼睛，高颧骨上紧绷着红棕色的皮肤，背也略微有些驼，笑起来，表情也像父亲一样粗野。父亲的爱女杜妮亚希珈是个长胳膊大眼睛的姑娘。这些人就是麦列霍夫一家的全部成员。

一九一二年五月的一个黎明，灰色天空闪烁着稀疏的晨星，麦列霍夫家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第一个醒来，他把牲口放到街上。大媳妇姐丽亚只穿着衬衣就跑去挤牛奶。院子里挂满露珠的草地上留下了她一串烟色的脚印。潘苔莱叫葛利高里一起去钓鱼，并警告儿子，不要跟邻居司徒潘的妻子阿克西妮亚调情。睡得糊里糊涂的葛利高里走进马棚，他照例先牵马去顿河饮马。

葛利高里跃身上马，马一溜烟地向顿河跑去，扬起漫天

尘土。这时候，斯捷潘的妻子阿克西妮亚，正从坡上挑着水桶摇摇摆摆走下来，大声喊道：

“疯鬼！差一点叫马踩着我，你等着吧，我去告诉你爹，你是怎么骑马的。”

“好啦！我的好邻居，别骂啦。把男人送去野营以后，你家里也许还用得着我呢。”

“这么个疯鬼，我有啥用你的。”

“等到割草的时候，你就会来求我啦，”葛利高里笑着说。

其实，葛利高里很喜欢阿克西妮亚。

彼得罗正在台阶上跟家里人告别。这次村里共有三十名哥萨克去参加野营，彼得罗和司捷潘都要去，这时他们都在互相告别。葛利高里隔着篱笆看见，阿克西妮亚正给司捷潘牵马，司捷潘微笑着，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踏上了马镫。阿克西妮亚抓着马镫，和他并排走着，并恋恋不舍地看着他的眼睛。

阿克西妮亚十六岁那年被他父亲强奸了，十七岁就嫁给了司捷潘·阿斯塔霍夫。司捷潘是个不很安分守己的哥萨克，婚后第二天就把年轻的妻子毒打了一顿。他几乎每夜都去外面喝酒、厮混，把阿克西妮亚一个人关在仓房或者内室里。婚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总是这样欺侮她，以报复他所受的耻辱。有了孩子后，他安分了些，但仍很少在家里过夜。她对丈夫也没有感情，只不过是一种女人的怜悯心和已经习惯的夫妻生活而已。孩子没有一周岁就死了，生活也就恢复了原样。

当葛利高里执拗地、满怀希望地爱上她，与她调笑的时候，她感到这个可爱的小伙子正在吸引着她，这使她觉得很

害怕，她在理智上尽量地抵抗着，但却不由地感到又温暖又愉快。

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带着葛利高里和杜妮亚希珈，又叫上邻居阿克西妮亚和另外几个女人，一块儿去顿河捕鱼。回来的路上，葛利高里企图向阿克西妮亚表述自己的爱情，被阿克西妮亚拒绝，她决心摆脱葛利高里的纠缠。特别是自从司捷潘入营以后，她决心尽量减少和葛利高里见面的机会。从那次捕鱼以后，这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圣灵降临节那一天，全村都开始割草了。麦列霍夫家叫了阿克西妮亚一块儿去，同时也帮助她家割草。

一大清早，割草的男人和耙草的女人都穿得像过年一样。这是自古以来的风俗。

当麦列霍夫家的人坐着牛车出发去割草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有半个村子的人都在草地上了。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朝着远处一座钟楼的白色尖顶画了一个十字，拿起一把镰刀，就割起草来，割下的草沙沙地响着，倒在他脚下。葛利高里也跟在他后面割草，他一直想接近阿克西妮亚，但父亲始终监视着他。然而半夜里，他们还是终于找到了亲近的机会。

自从割草之后，阿克西妮亚接受了葛利高里的爱情，女人晚来的爱情是疯狂的，像道旁迷人的野花。不久流言蜚语传到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耳朵里了，他紧握拳头，一瘸一拐地去找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显得年轻的阿克西妮亚。他像魔鬼似的闯进了篱笆门，直盯着阿克西妮亚，叫喊道：

“你这是干什么？……啊？你汉子的脚印上还有热气呢，

你已经往旁边翘尾巴啦！我要为了这件事把葛利什卡揍得鲜血直流，还要给你的司徒潘写信……叫他知道知道！……你这个骚娘儿们，把你打得还是太轻啦！……从今天起不许你进我的院子！……”

阿克西妮亚眯着眼睛听着，她突然毫不害羞地扭摆了一下裙子，然后扭着身子，挺起胸脯，向他走去。

“你是我的什么人，公公吗？啊？是公公吗？……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到你自家的院子里发威风吧！……打这儿滚出去。……至于你的葛利什卡——只要我高兴，就把他连骨头都吃了，而且什么责任我也不负……葛利什卡是我的！我的！现在他是我的，将来也是我的！……”

他被阿克西妮亚撵了出来，回家便大发雷霆，找到了儿子葛利高里：

“我要在村民大会上抽你！……唉，你这个蠢种，该死的畜生！我给你把那个傻丫头玛尔富什卡娶来！……我就去张罗！……你瞧着吧！……”

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沉浸在苦恋之中，同时也担心葛利高里将面临的婚事和司徒潘的即将归来。阿克西妮亚要葛利高里扔掉一切，逃到他乡去，但葛利高里却不想离开土地和家乡。已知内情的司徒潘回来把阿克西妮亚狠狠地揍了一顿。葛利高里为此和司徒潘也扭打起来，从此两人结下了仇恨。

不久，潘苔莱老两口果然给葛利高里说亲了。新娘是米伦·珂尔叔诺夫家的长女娜塔莉亚。

珂尔叔诺夫家是鞑靼村的首富。他家有十四对公牛，一群马，十五头母牛，还有几百只羊的羊群。房子不比商人莫

霍夫家的坏。有花园，还有一片树林子。

娜塔莉亚喜欢葛利高里，她父亲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心里很喜欢葛利高里的那种哥萨克式的英勇，喜欢他那种热爱劳动和家务的劲头。但是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一个名声很坏的穷小子，又觉得太委屈了。但最后终究还是同意了。相亲那天，娜塔莉亚的父亲微笑着把她叫了出来，她长得很漂亮，戴着黑色的针织头巾，一对灰色的勇敢的眼睛，脸蛋上一个浅浅的粉红色的小酒窝，还有一双很会劳动的大手。葛利高里仔细打量着她，心里却颇为冷淡。

葛利高里的娶亲对阿克西妮亚来说，无疑像用笨重的生皮靴子踩在她那开着金黄色花的、成熟了的爱情上，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她决心把葛利高里夺回来。

为了迎娶新娘子，麦列霍夫家套了四辆双套大车，男傧相是哥哥彼得罗。四辆大车从家里出发，争先恐后地顺着街道飞跑起来。不久，马车轰隆轰隆地驶进了新娘家的院子，彼得罗领着葛利高里走上台阶，一同来的参加迎亲仪式的人都跟在他们后面。

从门廊通到厨房的门关着。彼得罗敲了敲门，说道：

“主耶稣基督，宽恕我们吧。”

“阿门，”门里面回应了一声。

彼得罗敲了三次门，把话又重复说了三遍，里面才闷声地答应他。

“能让我们进去吗？”

“欢迎欢迎。”

门打开了，礼宾是娜塔莉亚的教母——一个很漂亮的寡妇，她鞠躬迎接彼得罗，微紫的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

“请喝一杯吧，亲爱的侯相，祝您健康。”

她递过来一杯混浊的，还没有发酵好的克瓦斯。

按照规矩，这位女礼宾又向新郎的亲人敬了三杯伏特加。

娜塔莉亚已经穿好结婚礼服，戴上了面纱，许多人在桌边围着她。她的两个妹妹，一个拿着擀面杖，一个拿着播种用的筛子。彼得罗给她们端来一杯酒，里面放着一枚半卢布的硬币。女礼宾向她们挤挤眼，小姑娘就用擀面杖往桌子上一敲：

“太少！我们不能贱卖新娘！……”

彼得罗往里添了几个。

“不卖！”

“卖了吧，姑娘们，”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笑着命令说。彼得罗把手绢的一头塞到葛利高里手里，领他坐在圣像下的新娘面前。娜塔莉亚攥住了手绢的另一头。

被婚礼仪式弄得心情恶劣的葛利高里，怀着一种冷漠、绝望的怨恨，悄悄在暗自咒骂着。

等到迎亲的马车回到麦列霍夫家时，老人们都出来迎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捧着圣像，伊莉妮奇娜站在旁边。葛利高里和娜塔莉亚走过来接受祝福。潘苔莱老泪纵横。之后，葛利高里和娜塔莉亚去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

珂尔叔诺夫家的人在新郎和新娘去教堂以后才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瓶子里斟着酒，眼泪夺眶而出。

“好啦，亲家，来为咱们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祝他们诸事如意，就像咱们一样情投意合……祝他们快乐、健康、白头偕老……”

商人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的先祖莫霍夫·尼基什卡，是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遵照沙皇的命令，从沃罗涅什派遣来到顿河作坐探和眼线的，他贩卖各种生活必需的杂货，每年两次借办货的名义来到沃罗涅什，向当局报告哥萨克地区是否安分、是否准备叛乱等情况。

莫霍夫家的家业几经沉浮后，到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手里，以一个卢布起家，靠欺骗和榨取附近各村的哥萨克，事业全面地得到了发展。他在镇上开了一个杂货铺，后来又陆续开了一个布店、一个粮栈和一个机器磨坊，雇用了二十个工人、伙计、佣人，从一个牲口贩子变成了一个商人。他把鞑靼村和附近村庄都牢牢地掌握在他那黝黑的，生着一层稀疏的、亮晶晶的黑绒毛的小拳头里。

莫霍夫的第一个妻子早逝，留下一儿一女，女儿伊丽莎白已经中学毕业，是一个一意孤行的美丽放荡的姑娘。儿子弗拉基米尔，是一个瘦弱多病、萎靡不振、脸色焦黄的小伙子，中学五年级的学生，平时没事总要去磨坊转转，看看工人怎样干活儿。一次，碾面工人达维德卡和他开了个玩笑，说他爸爸是个守财奴，他告诉了他爸爸，于是达维德卡就被开除了。绰号叫“丁钩儿”的磅秤工人对老板的欺压行为很愤慨。

但莫霍夫家的店铺和磨坊生意很兴旺，总挤满了哥萨克和外地人。这年十月底，哥萨克和外地人在磨坊排队磨面的时候，发生了斗殴事件，这种哥萨克和外来户——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殴斗是自古就留传下来的。

但就在这时，一个自称来自罗斯托夫，头戴黑色呢帽的陌生人，飞快地走过来，举起一只手，说道：

“请等一等！”

.....

“等等，乡亲们……”

“秃尾巴狗才是你的乡亲！……”

陌生人用帽子向阿丰卡·奥泽罗夫指指问道：

“你是什么人？”

“我嘛，是哥萨克，你哪，是茨冈人吧！”

“不，我们都是俄罗斯人。”

“胡说八道！”阿丰卡一个字一个字地加重说道。

“哥萨克都是俄罗斯族出身的。你知道这段历史吗？”

“可是我要告诉你，哥萨克是哥萨克代代相传下来的。”

“古时候，农奴从地主那里逃了出来，到顿河沿岸落了户，人们就管他们叫哥萨克。”

.....

“这是什么人？你听见了吗，阿法纳西？”

“是一个新搬到这儿来的家伙，住在斜眼卢克什卡家里。”

这次斗殴由于这个陌生人的出现，而被制止了。这个陌生人就是刚刚迁到鞑靼村来的施托克曼，从前在工厂做工，现在来开铁匠作坊。这一次事件后，他却受到了传讯，哥萨克认识了施托克曼，他们天天晚上去他那里聚聚。

起初他们只是玩牌，可是后来施托克曼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插给大家一本涅克拉索夫的小书，大家就念了起来，接着又念尼基丁的作品，又拿了一本讲顿河哥萨克历史的小册子，里面讲述了顿河地区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孔德拉季·布拉文的事迹，讲到了自由的生活，一直讲到近代，讲述了哥萨克的贫困生活，讽刺各种制度和治理方法，嘲笑沙皇对哥萨克的统治以及作为帝制雇佣保镖的哥萨克。米

哈伊尔给大家念了三个晚上，大家听后都很激动，争论不休。

这样，在卢克什卡家的小屋子里，经过了长时间的淘汰与挑选，形成了一个有十个哥萨克参加的核心。施托克曼是他们的灵魂，向着他一个人知道的目标前进，向他们灌输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质，使他们对现存制度发生反感和仇恨。

娜塔莉亚嫁到麦列霍夫家以后，由于吃苦耐劳，很受公婆的喜爱。

葛利高里对新婚生活也渐渐有点习惯了，可是过了三个星期，忽然感到又害怕又憎恨又痛苦，他不能彻底忘掉阿克西妮亚。虽然他克尽自己的丈夫职责，倾心爱抚娜塔莉亚，但娜塔莉亚报以冷淡的顺从，使葛利高里更想起阿克西妮亚的狂热。他很伤心地对娜塔莉亚说：

“你简直像个陌生人……就像这个月亮一样：既不会叫人感到冷也不使人觉得热。我不爱你，娜塔什卡，你不要生气。我本来不愿意说这些，可是不成，很明白，这样过下去是不成的……我很可怜你，这些日子，咱们好像亲近了一点儿，可是我心里依然空空的……空得很，就像这会儿的草原一样……”

娜塔莉亚仰面，望着那高不可攀、繁星似锦的星空，什么话也没有说。

一次，在路上，葛利高里遇见了阿克西妮亚，终止的旧情又重新复苏。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日，葛利高里去镇上参加青年哥萨克的宣誓仪式，回家发现气氛异常，还是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打破这种沉默，对他说道：

“娜塔莉亚要走啦。”

.....

“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的什么。”

潘苔莱一字一顿地说：“可是我知道。你要是不愿意和娜塔莉亚一起过，你就给我从家里滚出去，随便你滚到哪儿去！这就是我的话。”

葛利高里一气之下从家里逃出来，他带着阿克西妮亚一起来到了亚戈德诺耶，在地主利斯特尼茨基老将军的庄园里作佣人。葛利高里当了马车夫，阿克西妮亚在厨房打杂，擦地板，喂家禽。

老将军就父子二人，他的四千亩土地还是他的曾祖父参加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分到的。他自己参加过俄土战争，妻子早逝，便带着儿子来到当地，自己管理家务，把儿子送到陆军学校学习，即在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服务的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中尉。老将军一个人在庄园里悠闲地打发着日子，冬天和秋天带着猎狗去打猎，有时候一个人关在客厅里，大喝上一星期。

老将军庄园的佣人除了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还有侍候老爷吃饭的韦尼阿明，厨娘卢克里娅，衰老的马夫萨什卡，牛倌吉洪。

自从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来到亚戈德诺耶庄园后，过着安稳的日子。由于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从中说项，葛利高里没有人营集训。葛利高里的活儿也轻松，割草、赶马车，偶尔送老地主去镇上一次或跟他去打野鸭子，或者骑马追野雁。轻松的温饱生活把葛利高里惯坏了。但有一件事使